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三十二回 用火攻官軍大敗 擺惡陣妖道逞能

話說一枝梅打中了鄴天慶一彈，打得血流不止，坐在馬上晃了一晃，正要預備帶馬向旁邊沖殺進去，卻好一枝梅平地一個箭步竄到鄴天慶面前，當胸就刺。鄴天慶說聲：“不好！”趕著將馬一夾，閃在一旁，順手就是一戟，向一枝梅當頭挑下。一枝梅是在步下，鄴天慶在馬上，究竟不如一枝梅來得輕俏。只見一枝梅見他一戟刺來，急將單刀向上一架，身子一縮，早竄到鄴天慶背後，煞手一刀，認定鄴天慶馬後腿砍下。鄴天慶來不及防護馬腿，早被一枝梅砍中一刀。那馬就一縱飛奔，溜韁而去。鄴天慶坐在馬上，險些兒跌下馬來。一枝梅見鄴天慶的馬溜韁而去，心中一想：“我若此時就走，周湘帆等三人尚被圍在那裏，不知性命如何；若再進去將他們救出來，我終久是個步下，如何沖殺進去？”正在疑惑不定，忽見周湘帆從裏沖殺出來，後面一員賊將緊緊追趕。一枝梅一見，立刻生出一個計策，趕著向旁邊一閃，等周湘帆的馬走過，看看後面賊將已經趕到，一枝梅從旁側出其不意，大喝一聲：“賊將休走！看刀！”真個是聲到手到，一聲未完，那把刀已到了那賊將的胸前。那賊將措手不及，早被一枝梅砍于馬下。一枝梅即將那賊將的馬奪過來，飛身上馬，復行沖殺進去。真個是如入無人之境，只見賊兵紛紛向兩旁讓開。

一枝梅到了裏面，只見徐壽、楊小舫還在那裏同著三個賊將死力戰鬥。一枝梅一馬上前，飛舞單刀，出其不意，當即砍倒了一員賊將。徐壽、楊小舫見一枝梅復殺進來，也就並力殺了出去。三個人殺出重圍，只得落荒而走。

再說鄴天慶被馬溜韁直跑下二十余裏，纔把馬兜轉回來，到了官軍營寨的地方，已是天明。當下鳴金收軍。只見那些官軍已死得不計其數，真是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本部的兵卒亦復死得不少。再相隨兵的將士，李三泰、王英俱已陣亡，皆被一枝梅殺死。

鄴天慶心中大恨，還要重整旗鼓，追趕下去，不將一枝梅擒住，誓不回營！還是金仁遠、呆用賢二人苦苦勸住，方肯收兵回城。此次一戰，雖然大獲全勝，卻喪了兩名牙將。

當下回到城中，先著人報進宮去。宸濠聞言，即傳令進見。鄴天慶進入宮內，見了宸濠備述一遍。宸濠道：“雖然喪了兩將，總算將敵寨劫去，敵軍也算覆沒了。”又見鄴天慶血流滿面，因問道：“將軍面上何以許多血痕？”鄴天慶道：“系被一枝梅彈子所傷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”宸濠怒道：“一枝梅等如此猖獗，若不及早擒住，是心腹之患也！將軍等有何妙策，可擒若輩？”李自然道：“別無他法，惟有請兀歲星夜差人馳往非幻道人營內，請他火速擺陣，令王守仁破陣。王守仁必不知道陣法，只要將徐鳴皋等陷入陣內，無論他生死如何，王守仁必然驚恐。而且他無甚猛將，勢必調回一枝梅等人，然後再請非幻道人設法以除之。只要將他等一千人除去，王守仁不足慮也。”宸濠答應，即刻修書，命人星夜馳往吉安府界，催非幻道人火速擺陣。鄴天慶退下，又密令細作出城打聽一枝梅的底細。

且說一枝梅的大寨被賊軍劫去，遂與楊小舫、徐壽落荒而走，退下十數裏遠。再將殘兵招集起來，計點人數，已傷了大半；所有旗幟、器械，焚毀殆盡；又不知周湘帆敗往何處去了。一枝梅好生懊悶。若欲重下營寨，器械一概全無；若不安營，竟回吉安，又恐元帥見罪。正在躊躇不決，忽見周湘帆回來，彼此相顧，好生不樂，又各說了一番細情。一枝梅道：“今日大敗如此，總是愚兄疏忽之處，有何面目去見元帥呢？”周湘帆道：“兄長勿憂，勝負乃兵家常事。而況今雖大敗，卻斬了他兩員賊將，便是元帥見罪，也可將功抵過。現在既不能重安營寨，莫若趕回吉安，見了元帥，或再增兵前來，以圖報復便了。”一枝梅等正在商議，忽見一騎馬如旋風般跑來，馬上坐著一人，手執令旗，到了面前，滾鞍下馬，高聲說道：“奉元帥令，速調慕容將軍星夜馳回吉安，勿得延誤！”說罷站起身來，飛身上馬而去。一枝梅見王元帥差人調他們回去，不知何意，不免大吃一驚。因即振頓殘兵，連夜拔隊，馳回吉安而去。

你道王元帥何以飛調一枝梅回軍？只因非幻道人已將非非陣擺好，徐鳴皋首次探陣即陷入陣中，諸將亦多有陷陣者，所以王元帥趕緊調一枝梅等回去。看官莫急，等愚下慢慢說來。非幻道人自從得了宸濠續添的三刃精銳，他便連夜進軍，距王元帥大寨相隔十里遠近，安營已畢，他就連夜擺下一座非非大陣。你道他這非非陣有何利害麼？原來內藏六丁六甲，外面擺列十二門，這十二門名喚死、生、傷、亡、開、明、幽、暗、風、沙、水、石。只有開門、生門、明門，可以出入。若從生門殺進，由開門殺出，再由明門殺入，其陣必亂。若誤入死門，其人必氣悶而死。誤入傷門，必為熱氣蒸亡。誤入亡門，必為冷氣所逼，骨僵而死。誤入幽、暗兩門，不見天日，必為賊將所擒。誤入風、沙、水、石四門，登時被狂風卷倒，飛沙迷住，大水沖去，石塊打下，皆有性命之患。

其實皆是陰氣、邪氣凝結變幻出來，驅使六丁六甲，以助邪術。及至破陣之後，這陣內依然空無所有，所以名喚非非大陣。這日，非幻道人將非非大陣擺設好了，自己為主陣軍師，又將如何變幻、如何擒人、如何捉將各邪術，細細與余半仙講究了一夜，余半仙因也明白，即命余半仙為副軍師。復又于每門安派精兵二百名，各執撻鉤，以備擒人。

陣中設一高臺，臺上擺了一張柳木八仙桌，桌上供設令牌、令箭、令旗等類。分派已定，即刻修了戰書，差小軍送入王守仁營中，請他破陣。

王守仁接著這封書，折開一看，原來是非幻道人請他破陣，當下批准，差來軍帶回。

王守仁就即刻傳齊諸將商議道：“今妖道前來下書，內雲非非大陣刻已擺完，約本帥前去破陣。本帥想來，這妖道邪術多端，今既擺此妖陣，其中必有變幻。本帥雖熟讀兵書，從不曾見過有這非非陣的名目。而況昨得慕容將軍來報，說及宸濠其所以有恃無恐者，皆賴非幻道人邪術，而且他又添兵與妖道擺設妖陣。本帥所慮，這陣中必然皆是妖氣凝結而成，若誤入其內，必凶多吉少。諸位將軍皆具有本領，又兼是高人的門徒，可有識得此陣應如何破法否？”徐鳴皋首先說道：“末將等明日先隨元帥前去一觀，看究竟如何光景，再作計議。此時未見陣勢，也不知那陣內如何。”王守仁道：“將軍之言甚是。

諸位將軍就于明日隨同本帥前去觀陣，先將陣勢察看一遍，然後再作區處便了。”當下各人退出帳外。

到了次日，王元帥即傳齊合營將士，戎裝戎服，一齊出得營來，前往觀陣。不一會到了賊營，但見賊營中殺氣騰騰，陰風慘慘，風雲變色，日月無光。王元帥正與諸將察看陣勢，忽見陣門開處，一聲炮響，走出兩個妖道：上首非幻道人。頭戴華陽巾，身穿鶴髦，手執雲帚，坐下梅花關鹿，後背葫蘆；下首便是余半仙，頭戴純陽巾，手執寶劍，身穿八卦道袍，坐下一匹四不象，皆是滿臉的妖氣。只見非幻道人將手中雲帚向王守仁指道：“呔！王守仁，今本帥擺下此陣，爾既身為元帥，應知破陣之法。若破得此陣，本帥即日回山，重加修煉，永遠再不下山；若破不得此陣，爾即速速歸降，本帥尚可于寧王前保舉你一個官職。若再執迷不悟，爾死在旦夕，可莫怨本帥不存仁愛之心了！”王元帥聽了這番言語，真氣得話也說不出來，大叫一聲，倒于馬下。不知王元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窗體頂部